



望道礼赞

施懿城 赵晓文

生平章

长夜未央，
乌云逼侧令人绝望。
一颗星，冉冉升起，
引领青年前进的方向。

年少苦读，错食墨汁以为糖，
佳偶觅得，不觉岁月长。
新人婚礼着时装
抛下旧俗旧道，如抛下，
两千年来沉重的捆绑。

早稻田里博采众长，
沐浴马列之光，
燕曦园内冥思苦想；
《发凡》著成，三载寒窗。
峥嵘兮其响，崔嵬兮其路，
顶住万年的跌宕从容不迫，
是他坚实的脊梁。

崧高岩岩，维彼嵯峨，
封建思想束缚千年的蚕茧，
文字章法筑起层叠的迷宫
汉语之学无奈缠绵痼疾。
借奇硕果金睛，凭太虚骋望，
唯有青年热血一腔！

驂端长泪，维彼路遥，
浩荡的洪流涌起历史的波滔
《修科学发凡》——文法森林里的指南针，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的接力棒。
以语文为阵地，书生意气风华盛，
踏讲台，捍卫学生自由之权利。

有人说，他是学者，
有人说，他是政治家。
几十年奔走呼号，
只为奋起一个民族不屈的形魄！

事业章

1920年回乡的路上，
青山掩映，翠水环流。
简陋的柴屋里，点燃了一盏灯，
一盏昏黄的油灯。
这穹窿下的一点明星，
闪耀着革命光明的方向
敢把整个寒夜彻底洞亮。

盗火者紧盯着泛黄的纸页，
脑海中思绪波涛起伏。
迟目衡汉落，缓缓下河梁。
杼轴空停，绣石苔荒，
旧家藻井，万古销沉立斜阳。
百年葡萄，禾黍凄迷
月明孤影，汉苑烟浓断愁肠。

是“五四”革命划出惊涛狂浪，
在杭州一师奏响时代新章。
真理从黑暗浓重处磅礴袭来，
先生的双手，不敢放松。

六十多个寒冷冬日，
六十多个漫漫长夜，
先生的双眼熬红了，两手僵硬了，
仍牢牢握紧马克思主义的火把，
将那柴屋的星火擦亮。

是普罗米修斯的圣火，是真理的光芒，
《共产党宣言》——那薄薄的汉译本，
恰如奇花初胎，商榷皇皇。

肇灵草以筵箕兮，曜五星于东方，
盛秋兰兮九蕤，韶音纷其乐康。
共产主义的圣火传遍了中华大地，
也燃烧到了流传了千年的汉语语法。
古老的话语已无力面对沧海桑田，
文学不再是权贵笔下的精致
转而书写百姓的篇章。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大学之中他鞠躬尽瘁日夜操劳。
新闻中文新学风，
薪火相传，深情不凋！

任重章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先贤的谆谆教诲，犹在耳畔。
一百年前，老校长择“任重”为字，
一百年后，老校长的精神，
在任重书院的师生之间薪火相传。
橙色的旗帜在复旦校园飞扬，
就像绚丽的青春在太阳下闪光。
凝重端庄的唐楷不失灵动之气，
如同严谨的治学精神
活跃在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空气中。

在任重书院的日子，
充实而又愉快。
与导师围炉夜话，共读经典，
徜徉在浩瀚的书海。
在无数个星光灿烂的夜晚，
聆听人文讲座，
领略智慧的风采。

“力学如山九仞，高须加一篑；
行仁若法海十分，满尚纳千流。”
修身养性，上下求索，
只为在走出任重书院的那一天，
成长为国之栋梁，
勇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托。

作育国士，恢廓学风，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碧血丹心志在天下事。
白衣仗剑长风道慨慷！

看天接地迥，洪荒禹迹，五岳苍茫；
听华夏行歌，水龙长吟，贺来新凉。
任重，任重，
赤心为我任重，
但有进兮不有止！
但有进兮不有止！



本诗由任重书院师生朗诵
请扫二维码听原声

我与钟扬老师的三面之缘

崔玉凤



钟扬老师在西藏大学上课(摘自《播种未来》)

这一生，其实，我与钟扬老师仅有三面之缘。原本是想写“我所见过的钟扬老师”，静下心来，我也只是见过钟扬老师三次而已。

第一次见到钟扬老师，是一场学术报告，在西藏大学的阶梯教室。钟扬老师在讲台上，我坐在教室下。报告的细节内容已经想不起来，但至今还记得讲座的题目叫《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讲藏波罗花的。

那一次，我们互不认识，我不知道钟扬老师是“何方神圣”，却只听得“花儿”有点意思。我还记得报告结束，有两三位同学在与钟扬老师交流。而我并没有靠近，只是静静地离开了。那时候，还没有养成听报告的习惯，更不会想到母校西藏大学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能请到外面的名师做个报告是多么不容易，也自然不懂得珍惜。

那时候，大概是2007或2008年，大一下或大二上学期。时间有些久远，实在想不起来了。但那晚讲台上的钟扬老师的样子，忘不了，高高的胖胖的黑黑的，口音浓重。那一次，我更不会想到，我后来的命运，会与这位作报告的老师有关！

第二次见到钟扬老师，是2010年6月22日，自然是在西藏大学，而见面也就十几分钟，那时候，我们依然相互陌生。

我记得那天刚下课，学生科团委的辅导员老师喊我去她那里一下，原以为又有写稿之类的

工作安排。意外的是，导师老师根本没说宣传部的工作，而是告诉我，钟扬老师在三教二楼，让我快上去找他。我当时其实是有点“蒙圈”的，我都没搞清楚是个什么事，我只记得导师老师跟我说的关键词“保研”“夏令营”“推荐信”。我呼哧呼哧跑到二楼办公室，看到胖胖的老师，在敲着电脑键盘。

那时候，我大三，因为当初的报告，我记得他，而他还不认识我。那一日钟扬老师简单跟我聊了几句后，就给复旦物理系的蒋最敏老师去了电话，因为物理系夏令营的网站开放时间刚刚结束不久。尔后，钟扬老师在一张便签纸上给我写下了他的名字和联系方式，我便迅速离开了。

这个字条我一直留着的，可是我找过三次，都没有找到，找了三次，我哭了三次。那一次，我依然不知道我的命运会与这位老师有关。后来听说数学班有位同学再去二楼找钟扬老师的时候，老师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

正是因为钟扬老师的推荐，给了我到上海学习的机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于我一个乡村出来的小女孩，想都没想到会去世博园里看一看。而钟扬老师却早已为我们来自西藏大学的四个同学买好了世博园的票！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后来才知道这是钟扬老师自己掏腰包买的。如今他走了，却又没走！

那时候，我依然不知道钟扬老师是“何方神圣”，印象还是胖胖的黑黑的。但2010年6月22日与那位辅导员老师，我忘不了，一如我今生永远忘不了钟扬老师一样！有时候我时常在想：或许，人的命运是否机缘巧合，就差那么十几分钟。

第三次见到钟扬老师，是在复旦大学的谢希德报告厅的那座教学楼，也仅仅是打了一声招呼。具体是哪一年，实在想不起来了。

还是一场报告，与第一次见他时的报告不同的是：这次钟扬老师不是报告人，而是主持人。作报告的是多识活佛，应该是钟扬老师的朋友。钟扬老师自然是胖胖的黑黑的。这一次，我与钟扬老师相互认识。

从第二次见面到第三次见面，大概间隔了四五年吧，那些年该是有无数次再见到钟扬老师的“机会”，然而，那些年我却似乎是一直在“躲”着老师。从世界屋脊上的优等生变为平原上的劣等生，落差不仅仅是“海拔”，而是自尊“变态”地演化成卑微。

我后来一直在想，这或许是那些年一直“躲”着老师的原因吧！然而，当我离开了西藏，离开了上海，再想回去见见钟扬老师的时候，老天却让我永远没有了机会！

有段日子我也常常在想，在学校的时候，倘若当初与像钟扬老师这样的真老师有更多的见面机会，或者珍惜每次见面的机会，我可能会传承更多的精神或者能量。抛开个人受益方面而言，从社会贡献度上来讲，或许那样更有人生存在的意义价值。

记得有次与国岐师兄聊天，我说我即便以后做得很好，钟扬老师也看不到了！师兄却说：“活得好，不是给谁看的。但你努力改变，却是在告慰钟扬老师的在天之灵！”

防疫三字经

一月二十日钟南山院士面对在武汉发生的新冠肺炎，发出了“肯定人传人”的预警，从那一天起，一场与新冠肺炎抗争的人民战争在全国打响了！习总书记发出号令，我们的国宝级专家——钟南山、李兰君、张文宏等很多人，顶着黑眼圈，精神抖擞为国家打好这场“疫”贡献智慧和政策，新时代的白衣天使从祖国各地驰援武汉，救治患者，中华民族在这场战疫里，充分体现了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民族团结的中国精神；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捐款捐物，心系祖国……这一切让我无比感动！

防疫三字经
防疫情抗病毒
戴。早勤洗手
莫信谣不聚集
拒野味多喝水
常通风早睡觉
宅家全靠人民
有信心齐努力
我必胜一定赢

祖国伟大！民族伟大！中国人民伟大！欣然命笔，写下了以上三字经。
——刁承湘 机关第三党总支退休老师(正处)